

風物 深度

《人選之人-造浪者》如此好看的秘訣 | 與厭世姬、簡莉穎、林昱伶一席談

「我期待真的有那麼一天，兩個台灣女性候選人一起競選、族群融合得更好、大家都有公平發言的權利與更佳的選舉美學。」



(左起)《人選之人-造浪者》編劇厭世姬、編劇簡莉穎、製作人林昱伶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2023-05-23

《人選之人—造浪者》（以下簡稱《人選》）劇如其名，於五一勞動節連假前夕全劇上線後，立即引發收視熱潮，不僅蟬聯十天Netflix台灣每日排行榜冠軍，也在香港擠進前十排名。製作方「大慕影藝」曾經製作了近年熱門台劇，如抱回六個金鐘獎獎座的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、四座金鐘獎座的《做工的人》，而這一次的《人選》，卻跟過去作品有一處關鍵不同——兩位編劇簡莉穎和厭世姬，都是第一次寫影視劇本。

簡莉穎與厭世姬

她們想，既然台灣人對選舉的狂熱是一種獨特文化，自己又很愛看國外政治劇，不如就來寫一齣屬於台灣的政治幕僚劇。

簡莉穎本來是劇場出身，產量與水準俱佳，曾被《PAR表演藝術雜誌》選為2012「戲劇類年度風雲人物」。五年前，在大慕影藝製作人林昱伶的延攬下，簡莉穎開始從劇場跨界影視，先涉足顧問工作，待結束劇場事務後再專心創作影視劇本。任職顧問時，簡莉穎藉由討論題材、審閱劇本了解影視產業，也發現不少傳統影視劇的積習，例如沒在考量執行可能性，意圖表達不清，或是角色精神思想過於陳舊。

這讓她在面對第一部影視劇本時格外警惕與謹慎，花時間確認自己真正在意的事、關注的人。林昱伶回憶當時，言談中藏不住愛才之心，「當初找她，是因為覺得她的性格跟創作劇本的方式，應該空間感要大一點，如果她到一個比較傳統的平台創作，可能會遇到很多困難。但在我們這裡，我不會給她任何框框，我告訴她只要把東西寫出來，大慕一定用最高規格去完成。」





《人選之人—造浪者》劇照。圖：網上圖片

有了林昱伶的力挺，在2019年，簡莉穎因結識「厭世動物園」圖文作家厭世姬，對她從事過的政治幕僚工作很感興趣，而簡莉穎之母也曾是縣議員，她笑稱若非媽媽已經過世，很可能會被拉回去助選。兩人還有相似的社運經驗——簡莉穎在大學時代因為接觸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、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，見識到與自己極為不同的人群與生命，才發現每件事都環環相扣，都是政治；厭世姬在學時，參與台大歷史悠久的異議性社團，除了在校內爭取學生自治，也關注校外的反迫遷、性別平權等議題。

「我覺得創作要回到文藝復興時代的師徒制，才能有效地工作，像writer's room大家丟想法，再由一個有戲劇經驗的人收束，因為建構戲劇是個複雜的過程。」

她們想，既然台灣人對選舉的狂熱是一種獨特文化，自己又很愛看國外政治劇，不如就來寫一齣屬於台灣的政治幕僚劇。兩人於同年相戀結婚，並一起開發這個題材。

劇本創作對厭世姬來說並不陌生，念台大外文系時，喜歡喜劇團體「蒙地蟒蛇」（Monty Python）的她就曾和朋友一起搞音樂劇；如今要寫影視劇本，她認為也不難轉換，製作面的知識可以靠閱讀補足，而且美國影視教學很完整，諸如劇本工具書、線上教育平台「MasterClass」等，學習起來很有收穫，她舉例許多美劇編劇是律師、記者出身，若本身已對行業有觀點，編寫職場劇就能很快上手。

簡莉穎分享自身經驗，「我覺得創作要回到文藝復興時代的師徒制，才能有效地工作，像writer's room大家丟想法，再由一個有戲劇經驗的人收束，因為建構戲劇是個複雜的過程，不是簡單一個腦袋就可以完成。」這次以雙人組合共同創作，從劇情大綱、角色成長曲線、故事走向都是一起討論，實際寫作時再分配彼此主筆的場次，也會在困難的段落中逐句討論，更接近她理想的工作方式。

林昱伶稱讚厭世姬讓全劇細節被建構得非常可信，未來會考慮每一個案子都納入其專業領域人才，賦予文本真實度，杜絕過去台灣劇本讀起來總是空空浮浮的感覺。



厭世姬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為何是基層幕僚而非高階

「太陽花運動後，整個公民事務上的討論度很高，很多從政的人是真的一直付出努力想推動公共事務，他們在這上面遇到的兩難和應對的藝術，所以想透過劇本傳達出來。」

《人選》劇本開發之初，主角其實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文宣部基層幕僚。兩位編劇本來參考了非常多政治人物的回憶錄，想以《白宮風雲》為範本，描寫總統候選人林月真（賴佩霞飾）身邊，分為文宣、組織、活動、策略不同功能的幾位核心幕僚。

但田野調查在接觸上實在有困難，畢竟高階幕僚就是要低調，很多事不能說，「我們在想，幕僚要幫候選人解決哪些問題？像是橋立委選區，我們試著去問，如果有兩個人都想選立委怎麼辦？對方就不會跟我們講很清楚，沒有細節就發展不下去」。

卡關了一段時間，才決定改做基層幕僚，把場域拉回文宣部，這裡的工作其實和行銷公關很雷同，比起其他政黨部門，大眾更容易理解，「看到觀眾回饋說辦公室的描寫很真實，我覺得我們做了正確的決定，回歸到基層，比較普世，只要有上過班都可以共感；翁文方（謝盈萱飾）或陳家競（黃健瑋飾）對很多人來講，就是理想中主管的樣子，我們剛好打中觀眾的心。」厭世姬這麼分析。

方向修改後，事情好辦不少，因為文宣部就是厭世姬最熟悉的環境，以往工作經驗都能派上用場，為這部戲打下了大半基礎。在設計每一集的事件時，則需要同步找到相關人物進行細節調查——寫候選人在座談會上談論死刑議題，就得去諮詢推動廢除死刑的朋友，如果遇到意見衝突要用什麼方式溝通；寫辦公室發生性騷擾，就要去訪問組織裡的上司可以怎麼保護下屬；寫議員被周刊偷拍，就真的去問被偷拍過的苦主事發經過。

沒有細節就沒有戲，這是兩人創作中秉持的原則。「我們想講的東西很清楚了，就只需要去問細節，有趣的是，當方向更明確之後，也不需要問到一模一樣的事件，我們可以自行類推。」厭世姬補充。

經過大量田調、與無數政治工作者接觸後的最大感受，簡莉穎說，「大部分人對政治劇的印象，都是說政治就是一潭深水，大家都很髒，可能台灣八、九十年代的黑金政治真的是那樣，但現在已經修法修到比較不容易有這些事發生。2014年太陽花運動後，整個公民事務上的討論度很高，很多從政的人是真的一直付出努力想推動公共事務，他們在這上面遇到的兩難和應對的藝術，是我們田調時感受很強烈的，所以想透過劇本傳達出來。」





《人選之人—造浪者》劇照。圖：網上圖片

若不論統獨，台灣的重大議題是什麼？

「我期待真的有那麼一天，兩個女性候選人一起競選、族群融合得更好、大家都有公平發言的權利與更佳的選舉美學。」——林昱伶

角色上，是把觀察到的周遭人物與田調取材對象互相揉合，力求真實可信；環境上，則虛構出一個平行時空的台灣與兩大黨（公正黨、民和黨），力求破除標籤。林昱伶感嘆台灣人很容易抱持非A即B的刻板印象，身為製作方，最害怕的莫過於戲都還沒看，大家就吵成一團，所以在背景設定上，愈能打破既有邏輯、愈能突破藍綠框架愈好。

那麼，在一個沒有統獨議題的架空台灣，其他的重大議題會是什麼？厭世姬表示，其實就是回到全球潮流，在一個發展良好的民主國家，比如美、法、英，政黨立場通常就是左派、右派，這樣的設定較能跟世界接軌、讓國外觀眾理解，「像美國的主要議題就是死刑、墮胎、槍枝、移民，這些都是很容易定位左右的，換到我們的戲，性別、環保、死刑也是比較universal的議題。」

針對兩黨設定，林昱伶還向編劇提出唯一一個更動要求：把民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由男改女，變成兩位女性爭取總統之位。「我期待真的有那麼一天，兩個女性候選人一起競選、族群融合得更好、大家都有公平發言的權利與更佳的選舉美學。」這是她在劇中放進的，對台灣未來的期許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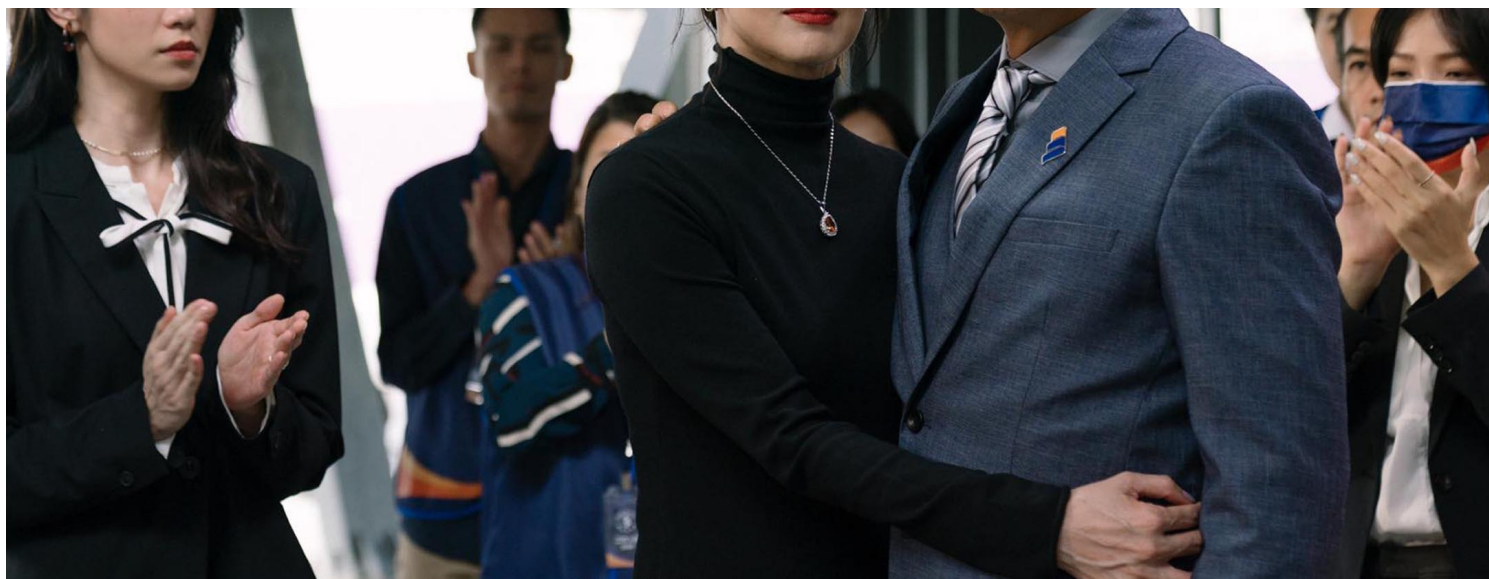
林昱伶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確定將故事聚焦在基層幕僚的同時，兩位編劇也決定了張亞靜（王淨飾）復仇的故事線，厭世姬說明，會討論出這個角色，一開始是希望有個主角是轉換陣營的人。會換陣營，代表她在那邊受過傷，也代表她有很強的動機要扳倒傷害她的人，「那可能不會是政治上受的傷，而是跟私人世界有關，是不是她在那邊愛上了誰？如果只是情感受傷還不夠，那是不是強度要再往上加？大概是這樣的討論過程。」

最後定位在她遭受數位親密暴力，被不倫對象用私密照威脅，劇本上有意設計這一條比較類型化的主線，所以我們會看到大部分集數都是以亞靜故事線作結，為的就是製造懸疑感，把觀眾往下勾。

然而劇本開發至2021年初，參與過大慕前兩部作品的導演林君陽加入《人選》團隊，開始和編劇們一起修改故事細節，基於張亞靜以外的角色都相當寫實日常，為避免產生斷裂感，他建議降低復仇色彩，把她的許多「預謀」改成「碰巧」：原本設定亞靜雇用一名男子在酒吧騷擾趙蓉之（陳妍霏飾），目的是為自己製造接近蓉之的機會，後來改成亞靜碰巧看到蓉之在酒吧打卡，機會來到眼前，她才臨時起意前往，「把她的心境調整成沒有那麼縝密的計謀，這也影響到最後必須有一個亞靜被周刊拍到的橋段，她才會因為自己曝光了，而要趕快做各種決定。」簡莉穎解釋。





《人選之人—造浪者》劇照。圖：網上圖片

女性主義影集？

「Me too和性騷擾是很多女生面對的日常，它看來是個私人問題，但當你放到選舉這個宏大目標上，就會遇到兩難。」

《人選》是一部女角為主的戲劇，兩位女主翁文方和張亞靜，一個是出櫃女同志，一個背負著Me too議題，「很多觀眾說我們在做『女性主義影集』，但我們並不是以此為動機，而是先有這兩個角色，她們的人生難題已經確立了，所以必然會這樣發展。」厭世姬試著釐清因果，畢竟，凡是女性遇到的問題，就會被社會歸類到性別議題，但討論這些議題並非編劇初衷，不能倒果為因。

簡莉穎也說，真的遇到太多人有這樣的經驗，「Me too和性騷擾是很多女生面對的日常，它看來是個私人問題，但當你放到選舉這個宏大目標上，就會遇到兩難，上級到底要不要處理？還是先請她暫時吞下去？」正因為這在任何組織都可能發生，兩人就想在創作中討論，當公私領域衝突時該怎麼處理，當然，劇中還是給出了一個懷抱希望的解法。

既然要談台灣的選舉文化，製作上肯定避不掉凱道萬人遊行、府前造勢晚會、開票之夜這樣標誌性的大場面，「凱道封街場景我們只有兩天時間可以做，也沒有雨備，就是腎上腺素開最大的情況下把那兩天ㄍㄟ（衝刺）完。看到劇本寫造勢晚會下雨、幕僚發雨衣，我有覺得，蛤，要下雨嗎？一下雨就是好多錢，所以一開始想能不能省點錢，美術本來只畫20米寬的舞台（道路寬為40米），其他用特效補，但最後還是覺得拍起來不是很優，就還是把舞台做到1:1了。」

拍戲還要兼辦造勢活動的緊張與複雜度，一度讓劇組哀嚎好痛苦，好在製作組一一克服困難，也與特效組配合良好，最終建立了夠有真實感的畫面，甚至有觀眾懷疑劇組是不是去偷拍別人的競選場子，林昱伶也是笑笑地視為一種稱讚。

戲要好看，不只是重金打造壯觀大場面而已，那些觀眾不見得會發現的小細節，同樣要用心顧好，林昱伶舉辦公室場景為例，「這看起來沒那麼難，但要怎麼做到有打選戰的感覺？它在大選前十個月跟倒數一百天，狀態是會不一樣的，我們放了很多細緻的陳設，討論了很長時間，一直覺得哪裡不對勁，後來才發現可能是綠色植物太多。」製作精品劇，就是得細膩到這種地步。

除此之外，《人選》還藏有專屬大慕劇迷的小彩蛋——「品味新聞台」、《美麗境界》雜誌、「三民快訊」都是在《與惡》出現過的媒體；亞靜和文方第八集去到的電視台停車場，和《與惡》中宋喬安（賈靜雯飾）跟李大芝（陳妤飾）碰面的也是同一個。



簡莉穎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對白：受用無窮的技巧

「先想好兩個角色對話時，他們共同的認知是什麼，如果對方已經知道的事情，就不用再講出來，或是有技巧地隱藏。」

《人選》全劇人物繁多，精準選角讓很多觀眾大嘆神奇，最常見的驚呼就是「怎麼想到找賴佩霞來演總統候選人的？」這只能說是林昱伶身為製作人的神通慧眼；主演群中最先敲定的是謝盈萱，她因為和簡莉穎在劇場長年合作的情誼，早早就表達希望參與這部作品，故翁文方一角也為她量身調整，比如以她四十多歲的年齡而言，議員連任失利的背景就會比初選更合理，也才會再設定落選原因是跟父親的樁腳起衝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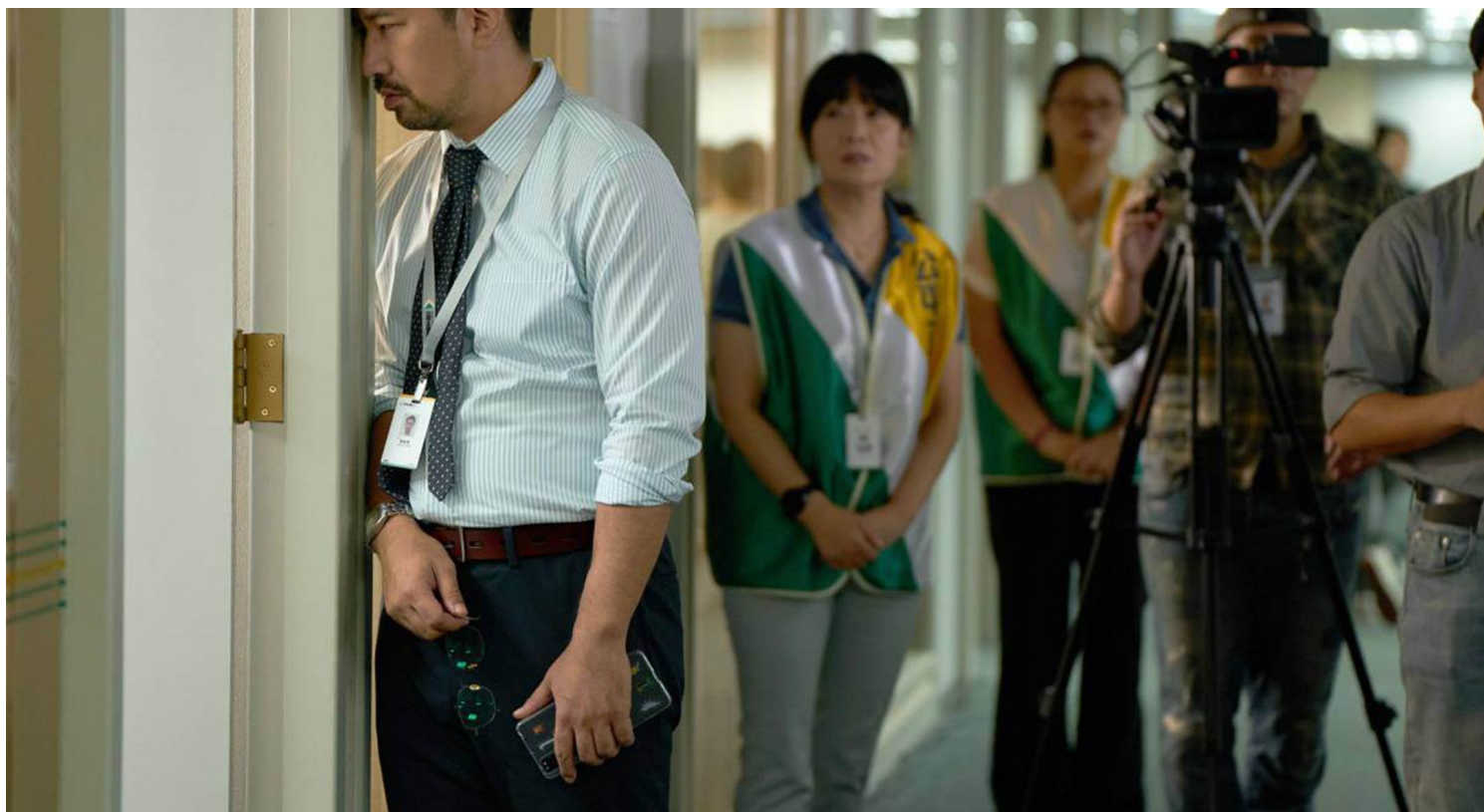
林昱伶再分享一段小趣聞：「我記得給盈萱看了兩集劇本後，有天晚上我已經躺上床準備睡覺，她突然傳訊來說『可以講一下電話嗎』，我又從床上坐起來，她說『這劇本太棒了吧！你們又即將拍出一部厲害的戲了！』她是很在乎劇本的演員，所以大家才說有她的戲就看，因為可以對品質安心。」

大幕選定主次要角色後，其他演員就都是選角組的功勞了，最讓厭世姬驚豔的，是亞靜的阿公和芳婷（蔡亘晏飾）的媽媽，「阿公沒有台詞，但他光是出現，我看得都快哭了，他看孫女上電視的心疼貌真的好厲害；芳婷媽雖然只出現一幕，但也可以想像這樣有氣質的長輩，養出芳婷這樣的女兒，我覺得很對！」簡莉穎認為文方跟蓉之的母親也都選得很好，跳脫了傳統婦女的形象，但仍看得出她們試著在傳統婦女的困境中突圍。

得到觀眾盛讚的，還有精彩而流暢的對白，寫作訣竅何在？厭世姬很快回應，「自己要演一遍，寫的時候要唸出來。」簡莉穎則認為，對白是人的一種行動，但這個行動來自社會文化的累積，所以必須要抓到台灣人的反應跟表達，她指出，通常不自然的對白是因為承載太多資訊或戲劇意圖，故兩人做了很多功課，讓人物在什麼位置說什麼話，劇中台詞也都經過編劇和演員一起潤飾，使之更生動自然。

厭世姬再補充，「有一個小莉教我，我覺得受用無窮的技巧，就是不要話說從頭，先想好兩個角色對話時，他們共同的認知是什麼，如果對方已經知道的事情，就不用再講出來，或是有技巧地隱藏，一旦做到這點，看起來就會很真實。」劇中翁仁雄（柯一正飾）對文方說「她家沒飯喔？」「我們家有飯啦！」這段父親接受了女兒但又不直講的對話，討論度與喜愛度都特別高，簡莉穎說這是她在劇場練就的技巧——不直接講目的、要多加一層包裝。





《人選之人—造浪者》劇照。圖：網上圖片

來自中國的反饋

「近年Me too議題的戲劇，這是最細緻也最溫暖療癒的一部，過去這種女性常常都以可憐、發瘋或是幼體化的形象出現，但這部戲呈現出受害者可以是冷靜、想幫自己討回公道的，女性之間可以互相幫助的。」

2020年正式成為大慕影藝內容總監的簡莉穎，已將重心轉移到影視領域，正因有過劇作《服妖之鑑》和《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》的歷練，讓她認識到光憑個人經驗是不夠用的，對田調的看法也為之改變，「並不是預設一個框架，去田調一些事來幫我服務，而是在跟人們接觸的過程，會改變你原本的方向和核心。」這是她在劇場養成的創作習慣，也帶進了這次《人選》與未來的影視作品裡。

她引用名編劇Aaron Sorkin所說：影集是一個場所的故事，電影是一個角色從生到死。一部影視劇本要構想的內容，比一齣舞台劇劇本多很多倍，而且影視需要寫實，不像劇場可以透過一個轉場、一句話帶過，「影視是細節很多的工作，當你細節越多，觀眾才會覺得自然、恰如其分，這意味背後要下很多功夫。」厭世姬也表示將繼續在編劇路上耕耘，並笑說因應寫作期可能沒收入的窘境，已經預先把生活費存好了。兩人雖已於去年離異，但仍是維持良好關係的創作夥伴。

劇拍完了，卻不是最上影全部員「金不金有統一香」，其目的透露「這個拍片影片初期就有各香度的相

劇迫元了，留下的最大懸念就是「曾不曾有第二季？」林昱伶透露，這個IP在發展初期就有多季度的想像，如今收穫這麼廣大的迴響，主創們還在消化感受的過程中，要讓子彈再飛一會兒。最後，請兩位編劇分享她們最有感的觀眾反饋，簡莉穎的一位中國朋友說，「近年講Me too議題的戲劇裡，這是最細緻也最溫暖療癒的一部，過去這種女性常常都以可憐、發瘋或是幼體化的形象出現，但這部戲呈現出受害者可以是冷靜、想幫自己討回公道的，女性之間是可以互相幫助的。」這段言論讓她很感動。



《人選之人—造浪者》劇照。圖：網上圖片

一位友人告訴厭世姬：「一般的大女主多半都帶著一點不得不，可是翁文方可以很直接地強調她擁有掌握政治權力的能力，她一開始也說自己服務做得很好，女人本來就是有事業欲望的，她是主動想做這件事，而不是被推著去。」還有遭遇過職場性騷擾的朋友傳訊給她，說覺得自己在平行時空中得到戰鬥的勝利；也有同志朋友說，很高興在影劇作品看到罵同志的人立即受到制止。「這就是我們做這部戲的初衷之一，不是說我們就是正義戰士，但能得到這樣的結果，對我們來說很重要。」厭世姬一度情緒激動，微微哽咽。

戲劇就如政治，既反映，也形塑著世界觀，這三位做戲的人，都相信致力在戲劇中呈現多元樣貌，能對社會有所助益；放眼東亞，台灣是女性參政人數最多的地方，只有在這樣的土地，能夠長出《人選》這樣的故事。

